

## 此生只為小說狂

高翊峰 / 雜誌總編輯、作家

2016-01-09 范瑀真、

讚 0

推文

前言 / 輕脆入耳，是玻璃門外停泊的軟皮鞋跟。小說家輕推門而入，屏息等待的光線魚貫逃出，迎撞他滿身，自他灰色格紋貝雷帽和合身剪裁的粉色襯衫抖落一地光塵。小說家沉穩從容，個性的短鬚渣豎成時尚熟男的傲骨。這儒雅的中年男子，是現任男性雜誌《FHM》總編輯，以文字震懾台灣文壇的六年級小說家——高翊峰。

內文 /

「現在的世界被切割得非常的細瑣，已經沒有所謂的常態了」，高翊峰把玩著手裡的iPhone 6 Plus說，「所以像這些手機基本上都是一個變態的新物種。」他以手機主體、貼膜和保護套的分工，來投影現代人生。

高翊峰現職總編和小說家，曾任舞社指導老師、編劇、酒保、網球選手，人生宛如一部歷險小說。然而，身兼數職還要扮演優質丈夫和父親的角色並非易事。現代人隨著人生劇場的屏幕起落，不可免流離在角色切換的迷陣中。

「原則上現代人都面臨到一個困境，就是單一身分跟多重身分的取捨問題。」處理這個困境，高翊峰有自己的哲學；上班時間，他「人格分裂」為指揮大局的總編，因為做雜誌要跟很多人一起溝通；作為小說家，高翊峰卻是不與人溝通的，因為所有人都覺得高翊峰的小說就是不打算跟讀者溝通的小說；回到家褪下襯衫他是嚴父，「兒子要懂得哭，那是一種溫柔；但只有哭，並不能解決問題。跟我在一起他就是一個大人，處理事情就是要用大人的方式討論。」



「川劇變臉」是高翊峰的拿手絕活，他隨時悠遊在不同人格之間，「在過去的工作當中，我只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人格分裂者而已」，高翊峰一派輕鬆談論著絲毫不輕鬆的生存之道，不想被嚴峻的大環境淘汰、畏懼後浪洶洶追趕，年輕人不能再恪守小小的舒適圈，「你必須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人格分裂者」，或許這是小說家戲劇人格的宣示，卻像一口警鐘，聲聲叩問著青年。



圖：鮮紅色底板搭配白色斗大醒目的「hi」，《FHM》的活力如同高翊峰的與眾不同。（范瑀真攝影）

## 段標 / 因愛而遠離文學雜誌之業

從2000年入行至今，高翊峰的編輯之旅邁入第十五個年頭。自《FHM》出發，漂流至《柯夢波丹》、《GQ》乃至北京的《MAXIM》，如今再回到《FHM》，回首高翊峰的靠岸處盡是生活時尚雜誌，唯一一次離開航道，是他轉戰文學雜誌《野葡萄》。「我在野葡萄做了一年的時間，那是一個有趣的經驗。」有趣，卻考驗高翊峰執「編輯之槌」的雙手。

已故的前《FHM》總編袁哲生曾說「文字創作者最好不要去編文學雜誌」，似乎為高翊峰的編輯生涯下了註腳，「有些東西還是有點距離感會比較美」，話語落下，泌出微弱的嘆息。創作，是他得以活下去的泉源，做文學雜誌會太過靠近他喜愛的事物，而擔任文學雜誌編輯不可抗拒必須深掘其他作家的作品，就如拿一把「編輯之槌」敲擊「文學」這件藝術品；有些文學如木偶，它可能不精緻卻很紮實堅固，足以承受這把槌子的重擊和時間的滌洗；但有些文學其實無可避免的是屬於脆弱的東西。高翊峰比喻，經不起衝撞的作品如美麗的瓷娃娃，一敲就破，必須拿著重槌

和放大鏡細細審視誰能在激湍裡踩穩一方之地、誰被淘汰，而這對同樣是創作者的高翊峰而言過於殘酷。「我們自己也努力地在試著寫出好像可以更有硬度對抗時間的作品，但是有時候寫出來的東西也是不堪一擊的……，如果有另一個文學雜誌的編輯來撞擊我自己的瓷娃娃時，我心裡面也會痛。」

因為身為小說家，更能理解心血被撞碎的痛。「不管如何，雖然是瓷娃娃，依舊是花了時間捏造出來的東西」，因此既然當一個操作文字的寫手是畢生志業，高翊峰就選擇和文學雜誌保持一段美好朦朧的距離。他沉醉於閱讀，為文學痴狂，但心細敏感的小說家不忍成為那把槌子；「不能說流星沒有意義，它還是有瞬間閃光的價值。」與其去敲打撞擊，高翊峰寧願站得遠一些，以溫柔的眼，凝視這些劃過夜空的星芒。

段標 / 十年修煉，終至《幻艙》

過去十年，高翊峰為修煉文字創作了許多短篇和極短篇小說。剛出道時，非文學相關科系畢業的他感到自卑，「我總覺得我自己會的文字很少、會的詞彙很少」，當時高翊峰常欣羨其他作家口袋裡裝著滿滿的、繽紛的詞彙，於是他給自己十年的時間專注於練習寫字。用十年，讓自己下一個字無須太多思考，流暢自然地寫出來，「我可以不太去擔心我的下一個字會找不到。」是一股對創作的巨大憧憬將他推上了「十年找一字」的遠航，而這一揚帆，下次帶上岸的竟是轟動文壇的十九萬字長篇小說《幻艙》。

當高翊峰決定動手書寫《幻艙》、他的第一本長篇時，他期待這將會是十年練習成果的總結，他會確實做到讓小說裡的所有下一個字都是驚喜。「我要寫《幻艙》的時候，我想絕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我鍛鍊文字到了什麼狀態，連我自己也都不知道。」高翊峰讓許多評論者掉進了文字的迷宮，然而他說，許多老師、教授如陳芳明、莫言和南方朔，他們讀完《幻艙》後皆給予了正面的訊息，「那對我來說就夠了！」

段標 / 華麗詞藻是濃烈情感的制約

談起《幻艙》這部作品，高翊峰曾對友人提出抗議《幻艙》只有二十萬字但甘耀明《殺鬼》寫了三十六萬字，甘耀明的小說文字才很難，其中一位友人妙答，「你的二十萬濃稠度跟他的三十六萬是一樣的！」雖自我解嘲，高翊峰上揚的唇角仍藏不住小說家的堅持。

十九萬字的《幻艙》在極其繁複華麗的詞藻中誕生。對於這般魔幻的文字操演，高翊峰解釋，若將一個故事當成是單一的生命體，每個生命體有它自己展演生活體態的最佳狀態；有些情感它適合三五百字，但有些情感它只適合三十萬字。《幻艙》並非只是一個約束小說人物的下水道臨時避難室，對高翊峰而言，它是「情感的巨大約束」，高翊峰用二十萬字的篇幅包藏內心深處羞於見人的情感，「那是需要用極華麗的文字去包藏的，因為如果不用這麼巨大的文字，我覺得它很容易洩漏出來。」

為了遮掩這分情感，高翊峰以炫目的詞句堆疊成屏障，阻擋內心世界的暴露，然而《幻艙》裡的形容詞串鮮明，悖離海明威書寫理論所言「用高中生懂的英文來寫出偉大的作品。」對於常被小說家忌諱的形容詞，高翊峰有不同的看法，「形容詞是一個在寫作初期會需要思考的事情，但是它不是原罪」，他認為文字約束並非約束詞藻，而是約束文字所傳遞出來的訊號。高翊峰舉例，小說家用三十萬字書寫「我愛你」，其中未提及任何一個「愛」，而看完盡是一個男人對女人刻骨的思慕，這叫「約束」。他以《幻艙》說明，「我選擇了這個生命體它要有像是變裝皇后一樣華麗的裝扮、一樣的服裝、一樣濃豔的髮飾，那最後面它其實是包裹了一個男人與父親的心。」原來濃墨彩筆背後的男主角達利，是一個脆弱的父親，是小說家極力掩飾的、羞於見人的愛。



圖：高翊峰以手機的分工比喻人生，他認為世界被切割得太過細瑣，現代人想要生存就必須做一個成功的「人格分裂者」。(魏若芸攝影)

段標 / 爭一輩子，只為五十年後仍屹立架上

有些作家經營的是「名字」，他們的名字如暢銷品牌，確立了銷售數字、電影票房和談話節目的收視率；卻有另一群死硬派，他們寫字不是為了推銷名字，只為在文學殿堂中留下一、兩本耐得住時間的作品。「我們比較傻，不太會去經營自己」，高翊峰坦言，自己就是這種牛脾氣的死硬派。他把作品看得比自己重要，作品的價值來自於它的時代意義，「比如說，馬奎斯的《百年孤寂》應該在五十年後還是會有人讀，還是會有人認定他是重要的時代作品，就像我們現在看《大亨小傳》是一樣的。」高翊峰思考的是一輩子，慢慢地寫，能否寫出這樣的作品，在五十年後還有人覺得，「還不錯，真的具有當代意義。」

時間在廣袤的作品之洋裡淘選，將易碎的瓷娃娃留在屬於它的歷史斷點，堅固的木偶傳遞給年輕的生命。會有更多的時間，不是人，而是時間會去檢視這些作品一個又一個十年之後的價值。高翊峰仍努力著，朝往他心中明確的方向。他俏皮地承認，每次經過誠品都會進去察看，「我的書都還在上面，那有些書已經是十多年前、十五年前寫的書了它還在那裡，那我覺得就蠻開心的。」小說家爭什麼？不過就為五十年後走進書局的那個書架，上頭還能找到一本自己的創作心血，他便此生無憾。「可能在死前我還是會再去一趟書局」，高翊峰幽默道，即使離開前也不會忘記做最後的「例行檢查」，「如果還有一本我的書，那我就可以安心地走了，這樣子，對不對？」



圖5：走在《FHM》雜誌社長廊的高翊峰說，未來如身後長廊延伸而去，所以只專注聚焦於現在。（范瑀真攝影）

## 段標 / 做好現在是最有意義的事

高翊峰的言談間流露著自信和成熟魅力，那是年輕小毛頭們嚮往的悠然；他有份穩定、可稱為優渥的工作，有著自己一生的夢想並且徐行在實踐的道路上，下班後妻兒在側是流淌溫度的家。現在，是高翊峰人生不再迷惑的時代，也是七、八年級正要奮鬥的時代。然而，年輕人的眼看見的卻是這個時代的苦悶與茫然，高翊峰是否擔憂著，還在讀小學的兒子所要面臨的未來？他淡定地一抿嘴角。「生活水平一直在漲，但是薪水沒有漲這是我不能否認的事實」，然而我們是否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？他會告訴兒子，不用接受沒有關係，「第一個你不用接受這個事實，第二個是，你意識到這個事實後，你願意承擔它多久？第三個問題是，你如何改變這個事實？」高翊峰眼神溫柔堅定。這番豁達揚起短暫靜默，沒有文人的批判也沒有媒體工作者的撻伐，他不抱怨，因為抱怨沒有意義；高翊峰所想的，是他要兒子思考的三件事情，「擔憂未來，我覺得是比較不屬於我的人生課題，我是反過來思考，你有效地去完成現在，就不太需要擔心未來。」

高翊峰鼓勵所有迷惘的年輕人不需要過分擔憂未來，與其騷動不安不如好好做最正確的判斷，現在是學生，那就做好學生的事情，「因為唯有做好這件事情，你在二十四歲那年出社會時，無論你是一個咖啡廳老闆或是一個銀行行員.....你會做好你那個當下最好的判斷。」他的話語在桌上

緩緩消融，安撫著青年血液裡，奔竄的焦慮，「因為這樣所以你會一直往上走；一直往上走，你就不用擔心未來。」

拙言 / 想在這個變態的時代存活，你得做個成功人格分裂者。～高翊峰

#### BOX / About高翊峰

苗栗客家人，1973年出生。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，曾任《柯夢波丹》、《GQ》雜誌副總編輯、《MAXIM》雜誌總編，現任《FHM》總編輯。年輕時當過網球選手、酒保、舞社指導老師，2000年左右確立以小說創作為畢生志業。作品曾獲各大文學獎，出版過《家，這個牢籠》、客家影劇《肉身蛾》、《一公克的憂傷》、《幻艙》等，最新作品為長篇小說《泡沫戰爭》。

#### BOX / 採訪後記

早上八點半乘著客運來到台北，眼看就要超過和高翊峰約定見面的時間，匆匆坐了捷運、計程車，幾番折騰來到《GQ》卻被告知高翊峰現已重新回到第一份工作所在的《FHM》，我們便又疾疾驅車從信義區前往內湖。這次烏龍雖讓我們備感挫折卻是極寶貴的教訓，往後我們都會謹記和受訪者親自確認，不可全盤接受網路上的資訊。

《FHM》的辦公空間整潔明亮，帶有設計感，而接下來的採訪愉快順利，我們輕啜咖啡，細品高老師的人生故事和創作哲學，從老師的字裡行間中能感受到小說家的氣質，許多別具意義的觀念引我們進入另一種思考高度。

## BOX /

### About 范瑀真

國立交通大學傳科系，生於十二月凜風呼嘯的新竹。熱愛自然，總是追逐著陽光。喜歡以相機和筆紀錄人的美好，生活的感動。

### About 魏若芸

國立交通大學傳科系，來自古色古香的府城台南，喜愛美食與攝影。對新聞採訪與拍攝工作相當有興趣，期許自己用文字與畫面記錄人生。

▲TOP

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21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